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少年天子



凌力著

作家出版社

少年天子

凌力著 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天子/凌力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8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9 - 2

I. 少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2178 号

少年天子

作 者: 凌 力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99 千

印张: 32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849 - 2

定价: 58.00 元 (精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引子

—

从山海关到京师，正东西走向。其间五百余里，平野广袤，峰峦起伏，滦河、白河、青龙河在川原上滚滚流淌，雄伟的古长城在燕山山脉间蜿蜒，永平府就在这山川接界的地方。

都说永平府的风水对王者不利。二十二年前，大清朝廷还在关外，同太宗皇帝共执国政的二大贝勒^①阿敏，就因为弃守永平问了死罪。到了大兵入关，定都燕京，八旗亲贵在京师四周跑马圈地时，摄政睿亲王多尔袞^②又看中永平，禁止他人圈占。不久，皇上亲政，追论多尔袞谋逆大罪，削爵削谥，籍没家产人口，“欲驻军永平以篡大位”，便是主要罪状之一。

有些亲贵却不在乎前车之鉴，多尔袞一垮台，便纷纷来永平府设立王庄、田庄。这两年山川秀美的所在，不时出现楼阁亭台点缀的花园、歇山顶的高大堂屋、卷棚式的青砖住房，一派华美富丽，乡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了。

在老百姓眼里，永平府何止风水不好，它简直是个大劫大难之地。就说那次二大贝勒阿敏弃守永平，临行时一次屠城，将归降的明朝官员和所有百姓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杀了个一干二净。后来，这里又成为明军、清军、李自成军反复争夺的战场，走马灯似的杀过来杀过去，终于无人可杀，只余下遍地瓦砾，满目榛荒。

① 清太宗皇太极即位初，仍遵祖制实行四大贝勒共理国事，轮流执政。为了加强皇权，太宗不断寻机削除异己。二大贝勒阿敏、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先后被治罪而死。惟大大贝勒代善因拥戴功受优遇。

② 睿亲王多尔袞：清太宗皇太极之弟、顺治帝之叔。皇太极去世时，顺治帝年幼，多尔袞为摄政王，总揽朝政大权。顺治七年病死，次年追论谋逆罪。

偏偏小民眷恋故土祖坟，一俟战事南移，便络绎回到残破家园。趁着朝廷蠲免三饷^①、轻徭薄赋，也仗着永平府圈地较少，居然人口渐增、耕地渐复，近年才又成为京东较为繁盛的大府。

到了顺治十年，除去南明永历^②据有西南一隅，郑成功还在东南海上抗争，十分天下，八分已归大清。对于远处北方的永平，战乱已成为过去。农事方毕，秋霜初降，逢着此地最有名气的东岳庙会，三村五庄的进香赛神队伍，便从四面八方涌向东岳庙的所在地——虹桥镇。

虹桥镇的东岳庙前和通向四乡的大路口，早已布棚林立，摊贩如云了。火势旺盛的炉边，热气腾腾，铜勺敲着锅边当当响，卖的是油炸果子、油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、杂碎汤；提篮挎筐的小贩声声吆喝，叫卖着酱鸡、卤蛋、夹肉火烧、点红馒头；茶棚、酒棚随处可见；落花生、炒栗子、金黄柿子、山里红，更摆得一堆一堆的。小地摊最多，在兜售用麦草、箔纸编制的各种玩具：身上写着“富贵有余”字样的红鱼；手捧大元宝笑嘻嘻的“招财童子”；盛满银锭、金光闪闪的“聚宝盆”；象征福气的红绒蝙蝠，等等。摊贩的主顾主要倒不是赛神队伍，而是这些来自方圆百里内的游人看客。这里既有身着直领衫、交领衫、毡帽布鞋，被满洲人称为“蛮子”的汉人，又有长袍短褂、皮帽皮靴，被汉人叫做“鞑子”的满洲人、蒙古人；既有缠腰带、背褡裢、一脸风霜的庄户人，又有长衫翩翩、满面书卷气的文人。不管是哪种人，都将在这纷纷攘攘的庙会上吃饱喝足看够，然后买点小玩意儿带回家：买个“聚宝盆”，叫做“求财如意”；买只绒蝙蝠，叫做“戴福还家”。只这吉兆，就够叫人舒心快意的了。这就难怪太阳才上一竿，镇上已经万头攒动，一片嘈杂了。

“来了！”“来了！”镇北欢声四起，人们纷纷涌向路口，直铺出去半里路之遥。他们让出主道，翘首北望。可不是！两个村的赛神队伍已在镇外一里处的岔路口会合，仿佛地面突然生出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小树林！锣鼓喧天动地，越敲越近，盖过了一切声响，把虹桥镇那年节般的气氛，撩拨得更加红火。

一张长二丈、宽三尺的红色长幡，由一群吹鼓手簇拥着，首先进镇

① 三饷：明末最苛重的辽饷、练饷、剿饷，三饷加派，超过正赋数倍。顺治元年免除。

② 南明永历朝其时据有云、贵、桂及川、粤部分地区。

了！长幡白边白字，写着“庄户屯进香赛神会”。随后的十面神幡同样高大，色分黄、橙、红、绿、黑、白、蓝、紫、翠、粉，一张张非常精致漂亮：有的顶着生动的莲朵，有的悬着鲜艳的流苏，有的垂着长长的飘带，彩线满绣的流云海水、花草鸟兽，围绕着一行行或白或黑的斗大汉字：

“敕封北极悬天真武大帝”；

“敕封天仙圣母碧霞洪德元君”；

“敕封忠义仁勇伏魔关圣大帝”；

“敕封五湖四海行雨龙王”；

“敕封山神土地财神三圣之神”；

“敕封青山水草马王元神”；

“敕封山川地库煤窑之神”；

……每面神幡前都有数人抬着一尊神像。神幡神像之后，便是庄户屯拿手的过会：五虎棍、秧歌、十不闲。色彩缤纷的队伍载歌载舞，变换行列，煞是好看。路两旁人群涌动，喝彩叫好不绝。最热烈的一声喝彩，抛给了手持头幡的那位壮汉。二丈长的幡旗，碗口粗的撑竿，加起来重量不下百斤，他竟把竿底顶上肩头、前额和肚皮，高高的幡旗摇摆着看看要倒，惊得人们尖声怪叫，他却快移脚步，轻扭身躯，刹那间恢复了平衡。

“北地民俗果然粗犷，也就难免粗俗！”人群中一个身着紫红漳绒披风的文士对同伴大声说，力图压过震耳欲聋的锣鼓响。他的同伴看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。

猛然间，一派箫笙管笛，歌吹盈耳，又一队赛神行列进镇了，长长的黑色头幡上，一行白色大字格外醒目：“马兰村进香赛神会”。

犹如海面刮过一阵烈风，人群中顿时卷起一重兴奋的大潮。疯魔了似的观众，你推我拥，拼命朝前挤，后边有人合掌念佛，前排又跪倒几位老妇人频频叩头。原来，头幡之后，那绣满绿竹、白底红字、大书着“南无南海观音菩萨”的神幡，冉冉而至，幡下的观世音却是活生生的真人所扮：云髻高耸，顶着雪白的佛巾，两绺青丝轻飘飘地垂向胸前，长眉入鬓，杏眼半垂，朱唇微努，粉腮娇艳，眉间一点佛痣鲜血似的红，一手托净瓶，一手持柳枝，一动不动，活脱脱是“净瓶观音像”的再现。难怪彩声如潮，压过了锣鼓吹打；难怪有人随着这面神幡一步一

揖、三步一叩首地同往东岳庙祈福。

“好一个南海水月观音！”着紫红披风的文士眉飞色舞，鼓掌大喊。他的同伴却拈着胡须看呆了，半天才喃喃地说：“宝相庄严，宝相庄严！真如青莲化出，狮驯象伏，令人尘心顿洗！……值得访他一访！”

着紫红披风的文士哈哈一笑：“我料他不过三流歌童，笑翁其有意乎？”

“什么话！你初次北上，还不知道，如今京师歌场浪荡妖淫，不堪入目至极。此童姿秀神朗，眉目轩爽，若能有所成就，堪扫梨园颓风也未可知……”

两人谈论间，神幡神像、高跷、旱船、狮子舞渐次过完，路边观众也在队尾合围，簇拥一团，即将进镇。

忽见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冲进镇，像条小红鱼似的从人群的缝隙中钻过，极力向前追赶。她汗水涔涔，面色发白，瘦瘦的小脸仿佛被惊恐的大眼睛占去了一半，小嘴艰难地翕动着，很引人注目。她终于追上了马兰村的进香行列，一把拉住那高大魁梧的跑旱船的“艄翁”，放声大哭。她呜呜咽咽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周围的村民顿时惊呆了。“艄翁”摘下头顶的破草帽，慢慢地在胸前揉成一团；而那位标致出众的“观音大士”却猛跳起来，直眉瞪眼地嚷道：“我不干了！回村！”

“回村！回村！”众人醒悟过来，一呼百应，人人心急火燎，大吼大叫。于是，幡旗、神像、旱船、高跷和两头杂有金箔丝的卷毛黑狮子，花花绿绿、高高大大、神神怪怪，拥着又瘦又小的红袄女孩，掉转头，一阵风似的冲出了虹桥镇。

“怎么回事？他们不进香了？”

“八成家里有人得了急病……可也用不着众人都回去呀？”

“我看是回村救火！”

……

人们惊异不定地猜测着，议论纷纷。嘈杂的喧闹中，蓦地挤出一声惊慌的锐叫：“圈地啦！有人去他们村圈地啦！……”

圈地！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，落在虹桥镇上空，落在这上万百姓的头顶，人群猛地一静，跟着就爆发了海潮般的喧嚣，密集的人堆里的骚动，很快就扩展成可怕的拥挤和混乱。前几年京畿一带的跑马圈地，已使人们成了惊弓之鸟，如今马兰村又圈地了，莫非是个先兆，永平府都

得遭殃？人们再也无心进香祈福了，各村赛神队都想赶快出镇；所有看热闹、做生意、赶集的百姓也急匆匆地要赶回家去。许多股人流纠缠一团，你冲我突，不知有多少人被撞倒、挤伤、踩翻，霎时间这里暴喊，那里惨叫，大人吼，小孩哭，乱撞乱挤的人群腾起的黄尘，直冲上天，把整个虹桥镇都遮没了……

黄尘散落以后，虹桥镇如同遭了一场劫难，满地是丢弃的大小鞋袜、破碎衣片、踩坏的筐子篮子、摔烂的柿子鸡蛋、碰翻的杂碎汤。只有几个肮脏的乞丐，在印满杂乱足迹的尘土中寻拣吃食。

清晨那繁荣的市面、热闹的年节气氛，仿佛是一场梦幻。

马兰村头，十一面长大的神幡靠放在树上，一尊尊神像排列在道路两旁，而那些身穿红绿彩衣、一脸脂粉黛色的村民，早已散进村南开阔的川原，像棋盘上摆满的棋子，一个个守护着自家的田地。村边老槐树下，站着几列手持蓝色小旗的骁骑兵。许多百姓围着骁骑兵领队跪求哀告、哭叫争辩，“艄翁”、“观音”和红袄小姑娘也挤在人群中。

领队听得不耐烦，掏出鞭子，左右开弓地一顿猛抽，才把围着的村民打散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圈！”骁骑兵们嗷嗷怪叫，放马狂奔，在一大片田地周围插满了小蓝旗。一个村民扑跪在地头，呼天喊地，捶胸恸哭：“我的地！我的地呀！……”

那位“观音大士”的云髻、佛巾和净瓶，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，变成穿着肥大白道袍的秀美少年，他蓦地暴跳而起，照着一名骁骑兵的肚子，猛撞过去，骁骑兵一个跟头摔出去好远；另两名骁骑兵大怒，立刻举起长枪一左一右逼住了他。

少年心慌，撒腿就跑，骁骑兵拍马追去，长枪的枪尖只在少年后心弄影。银光忽地一闪，少年叫声“不好！”纵身一跃，就地急速地打了几个滚，但那飞起的一枪还是刺中了他的左臂。他一把按住伤口，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渗流出来。少年一仰脑袋，眼睛喷出怒火，一脸豁出命去的倔强神态，挺胸正对一拥而上的骁骑兵和他们的长枪。

“嘎啦依里剋^①！”一声大喝，仿佛炸响一个暴雷，只见人影飞动，刀光闪闪，“嗖”的一声响，两支长枪枪尖连着红缨突然一起落地。冲

① 嘎啦依里剋：满语，住手。

在最前面的两个骁骑兵大惊，一勒缰绳，战马扬蹄嘶鸣。一位壮实得像铁塔似的老满人站在他们和那小蛮子之间，用快刀削掉了他们的枪尖。更令人惊异的是，这老满人尽管衣袍敝旧，却佩着皇族的标志——红带子。这些骁骑兵们显然是汉军旗的，立时傻了眼。

老满人挥刀大骂：“阿济格居色波哀特拉拉波阿衣巴图鲁色木比^①！”他说的满语，骁骑兵们可能全都没听懂，但都吓得跪倒了，静听着甩过来的一串臭骂。只有最后一句他们听得明白：“多霍罗^②！”他们立刻照办，恭恭敬敬地叩了头，乖乖地拉马走开了。

老满人愤愤地将腰刀入鞘，对谁也不理睬，倒背着双手，大步回村去了。

“同春哥！”红袄小姑娘直扑过来，面无人色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怜惜。她一把托住少年的左臂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伤，伤着啦！……”一语未了，眼泪倒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少年脸一红，勉强笑道：“擦破点皮，不碍的……”

村民们终于聚在一处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。

两个文士走近村民，想要弄清来龙去脉。谁知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，立刻变了神色，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，像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。

穿紫红披风的那位打了个哈哈，说：“你我的装束把他们吓跑了。”

确实，他俩的便袍、便帽、披风，都是满洲式样的。村民们虽然都已薙发留辫，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、直领袄，妇女还是短襦、长裙、发髻，全套汉家服饰。留须的一位不禁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站在一边筒着手看热闹。仔细端详，他竟是个身着袍褂马靴、头戴皮暖帽的满洲娃娃。留须的文士招呼他：“哈哈珠子^③！哈哈珠子！”

那孩子高兴得一蹦，跑了过来，用流利的汉话快活地说：“哎呀，你会说我们家的话！”

“告诉我，哈哈珠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① 满语：欺负小孩子，算什么英雄？

② 多霍罗：满语，滚！

③ 哈哈珠子：满语，男孩子。

“圈地呗！那个粮户小头目，拿地投充^①了安郡王，又去投佟皇亲，连带着把跟他有仇的人家的地都投充了去，冒说是他自个儿的！……”孩子指手画脚，热心地介绍着。

“哦？安王爷……”留须的文士一惊，定定神，又问：“那位红带子是什么人？”

孩子自豪地一挺胸脯：“是我的玛法^②呀！”

“你们是哪个旗的？怎么住在这儿？”

孩子脸一沉，喊道：“我不告诉你！”说着扭头就跑了。两位文士瞠目相视：这古怪的地方，有这许多古怪的事，古怪的人！

沉默许久，穿紫红披风文士黯然道：“我只说南边冤狱伤天害理，今日才知，北边圈地也……唉！”

留须的一位看看同伴清秀白皙的面容，触到他眸子深处的冷光，沉吟道：“这样吧，明天一早，我就去见安王爷。”

穿紫红披风的眼睛不看同伴，低声说：“那么，我在京师候你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

马兰村口，二人拱手作别。

二

惊蛰方过，一场春雪又不歇气地下了一天一夜。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屋顶、楼台、道路，遮掩了一向的纷乱和肮脏。熙熙攘攘的京师南城，一时变了模样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小黑驴载着主人，不紧不慢地穿街走巷，撒下一路清脆的串铃响。驴蹄在雪地上翻出一个个银杯似的印痕，随即就被紧跟驴尾巴的淘气孩子踏碎了。

转进莲子胡同，小黑驴竟自踏上一处朱红大门的石阶，蹄声嘚嘚，串铃丁当，吓得门丁一把拦住，大声叱道：

“你这人，讲理不讲理？怎么骑驴往人家里闯？……”

驴背上的人推开风帽，露出一张笑眯眯的脸。门丁喜得一跳：“啊

① 投充：平民个人或全家随带土地房产，投靠旗人为奴，以求庇护。

② 玛法：满语，爷爷。

呀，是吕爷！“他转身对门里高喊道：“吕爷来啦！”里面一递一声地重复着向内通报。

“笑翁！你到底来了！等得我好苦！”有人一路喊着，转过影壁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双手扳住来客的肩膀，笑道：“雪天故人来，大吉大利！”

二人相携进门，过影壁，入游廊。数月前他俩在永平马兰村分手，至今才得重见，自然很是愉快。迎客者显得格外潇洒豪爽，笑着说：“园中红杏将开，不料飞雪又来。春寒料峭，不亚于寒冬哩！”

来人略一沉吟，低声说：“文康所托，极是不巧。安王爷还未来得及过问，便拜宣威大将军，统兵戍防归化城去了。有负老友，惭愧得很！”

迎客者眼里掠过一道失望的阴影，旋即笑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你又何必挂怀？我原本未抱多少期望……”

这是两位江南名士。来客姓吕名之悦，字笑天，家在钱塘，人称笑翁。他四十三四岁年纪，长髯及胸，神态蔼然，眼睛里常含笑意，令人可亲。迎客者陆健，字文康，籍贯仁和，世家子弟。他面白无须，眉黑发青，虽然已过而立之年，仍然显得年轻，不失一翩翩佳公子。只有特别留意，才能发现在豁达、从容风度的掩盖下，他眼睛深处的冷漠和无情。钱塘和仁和同属杭州府，两人早年就诗酒唱和，十分相投。国变之初，吕之悦因文名受聘为一位满洲将军家的塾师。陆健却因人诬告谋反，陷入了江南十世家狱。这件牵连江南最大的十家士族的案子，延续数年，时紧时松，始终不得了结。陆健仗着万贯家财，上下打点，也仅买了个不入狱受辱的处境。这次他北上进京设法解脱，正巧与老友重逢。原来吕之悦随东家进京后，被满洲亲贵中的“南派”安郡王慕名延为宾客，便自告奋勇要为陆健向安郡王说项。安郡王出猎永平，在王庄驻蹕，于是才有二人同往永平之举。可惜终未成功。

说话间他们已到花厅门首。陆健道：“你来得正巧，今天，在京的南边故交旧友为我设一日酒戏钱行，尽都是些愤世嫉俗、不得志的他乡之客，你听。”花厅传出一阵阵哄笑，有人鼓掌，有人喊叫。“来吧，我给你一一引见。好多朋友都对你仰慕已久了。”

“不必不必！”吕之悦连连摆手，“你还不知我？最爱独坐独酌，听诸人言，观诸人行，细细品味，乐无穷也！……你方才说什么钱行，你

要南归了吗？”

陆健略一迟疑，哈哈一笑，并不作答，径直领老友进了花厅。在这宽敞华丽的厅堂里，充溢着酒香和薰炉飘出的檀香气息。十多个人或坐或立，围着正中一张镶大理石的紫檀雕花圆桌，大说大笑。花厅东西两侧，用四套相同的紫檀雕花短榻、台几和太师椅，隔出四个小间，面向正厅，若断若连。各小间布置不同：或以山石盆景取胜；或悬琴剑、列古鼎；或陈书画以悦情；或供鲜花以迎客，最宜于清谈品茗。吕之悦舒服地向短榻上一靠，顿觉梅香扑鼻。数盆古梅怒放，为这精致的小间平添了一派江南风韵。吕之悦推陆健出去，愉快地说：

“你既卖关子，就请去应酬别人吧！让我在红梅花下享享清福！”

陆健笑着走回正厅。两个书童正扶一位醉者离席。此人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却还扬眉挺胸，口齿不清地吟道：“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！……”他摇摇晃晃，“咕咚”一声躺倒地上，招得众人鼓掌大笑。

陆健端起桌上那只光华灿灿、镂刻着凤凰牡丹花色的双耳银觚，眼睛遥遥呼应着吕之悦，笑着大声说：“我再讲一遍：这只银觚容酒三斗，能胜饮不醉者，银觚奉送，陆健陪饮，以谢诸君厚意。自辰时起，已醉倒十八人。难道此觚终将无主吗？……”

院中一声“客来！”一个年轻人打中门阔步而入，喧闹声戛然而止，靠门边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：好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！但见他月白风帽，月白长衫，一领湖色披风飘在身后，细眉长目，隆鼻朱唇，皎如玉树临风，有飘飘欲仙之概。他登上台阶，直入正厅，扫视一下双双流露出惊诧和赞美的眼睛，傲然一笑，大声道：

“来！银觚注酒！”

书童赶忙奉上斟满美酒的银觚，他接过来，对酒面轻轻一吹，然后如长鲸吸川，几大口就吸去了觚中酒的一小半。他仿佛来了兴致，一甩头挥去风帽，一伸手撩开披风，“咕嘟咕嘟”不歇地开怀畅饮，直喝到头仰身倾，银觚倒扣。他高声赞美道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一手倒拿银觚向众人示意，又十分洒脱地深深一揖，清湛的目光望定陆健：“在下徐元文，特来为陆健兄饯行！”

陆健立刻接过银觚，示意侍童注酒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来人，心里很激动。

众人惊叹不已：原来是江南世家昆山旧族徐府的公子徐元文！人们望着这两位一见相许的风华人物，小声地传说着这位徐公子的才名轶事：

“……人都说他年方髫龄，已具公辅之量。一日自书馆回家，过门槛时偶然扑倒地上，他的父亲扶他起来，戏曰：‘跌倒小书生。’他应声而对曰：‘扶起大学士！’……”

“知道吗？他的亲舅父就是一代大儒顾亭林先生啊！”

“所以嘛，云游两京，浪迹天涯，至今不肯入仕……”

银觚酒满，陆健举觚朝徐元文、又向众人一揖，高声道：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！”吟罢，俯身就觚饮酒，渐渐直腰、抬头、仰面，一饮而尽，不漏一滴，无声无息，仿佛细流汇入深潭，自然而又冷静。他把空觚掷给徐元文身后同来的小童仆，又向众人举手高高一拱，道：“多谢！”

众人喝彩鼓掌，满堂喧笑。惟有远远坐在短榻上的吕之悦，望着陆健，紧皱双眉，拈须沉吟。

宴桌摆在大厅，东道主们来请众人入席。陆健是主宾，被首先让进。酒过三巡，鼓乐齐鸣，粉墨登台，一出《南渡记》开场了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观众的笑骂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第一出是李自成进北京，明朝进士、户科和兵科给事中陈名夏、龚鼎孳投降，被授为直指挥使，巡查北城。两人洋洋得意，不可一世。第二出，清军入关，李自成败走，陈名夏、龚鼎孳吓得逃往江南。他们抖着水袖，丧魂落魄。第三出，二人逃至杭州，追兵蹶踪而至，一时情急，躲到岳坟前铁铸秦桧老婆王氏胯下。正逢王氏月事，当追兵过后二人出来时，头上尽是血污……

事实上，龚鼎孳降清后曾升任左都御史，不久又被罢免；陈名夏才高品劣，虽然现任内秘书院大学士，却是人人唾骂，满、汉都瞧他不起。《南渡记》以他们为靶子，既少忌讳，又很出气。所以，当两人走出王氏胯下，满头满面污血淋漓时，举座狂呼叫好，喧闹声险些掀了屋顶。

“啪！”一声山响，一位清瘦、严肃的文士拍案而起，大喝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不成体统！”他虽气得满面通红，却在强自抑制，好不容易换了冷静一点的声调：“污秽如此，焉可入目？快取清水来！”

人们瞠目相视，认出他是湖广文士熊赐履，以文章道德闻名于时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要做法事？童仆连忙捧上一盂清水。熊赐履背对戏台，面朝大众，从容取水清洗双目，然后闭眼肃立片刻，大步走出客厅。众人先是愕然，随后哄然大笑，一时“假正经”“假道学”的喊声响遍厅堂。

笑骂声渐渐停息，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格外清晰：“诸君何须嘲笑熊公子！此人严正耿直，道学深湛，来日方长，不可限量。”说话的是笑容可掬的吕之悦。

陆健笑道：“笑翁应许他什么？”

吕之悦捋着须髯，说：“一代宗师，道学大家。诸公子孙将争列门墙。”

“那么徐元文徐公子呢？”

吕之悦像吟诗般颇有韵味地说：“其淡如菊，其温如玉，其静如止水，其虚下如谷。有经世之才，具宰辅之量，大器也。”

许多人都不相信地笑着交换眼色。徐元文给众人的印象并非如此。惟有徐元文本人不自觉地抓紧自己的手腕，眼睛里闪过一道惊愕的光芒。

一位相貌异常俊美的年轻文士坐不住了，挨上前深深一揖：“学生张汉，祖籍嘉兴府，二十四岁，请笑翁赐教。”

吕之悦眯眼看看他，笑道：“且赋诗言志。”

张汉挺胸凹腹，神采飞扬地吟道：“十年勤苦事鸡窗，有志青云白玉堂。会待春风杨柳陌，红楼争看绿衣郎。”

《南渡记》的作者许巨源已届中年，却十分粗豪，此时也赶来赋诗言志：“飞雪初停酒未消，溪山深处踏琼瑶。不嫌寒气侵人骨，贪看梅花过野桥。”

吕之悦点头笑道：“张子十年勤苦，仅博红楼一看，当为风流进士。许子嘛……”他望望浓眉大眼的许巨源，停了片刻，才说：“许子虽寒，必当大用。”

张汉又高兴又懊丧，脸儿红扑扑的；许巨源哈哈一笑，并不介意，各回席上。

陆健悄声问，“笑翁，你看许巨源，似有难言之隐？”

吕之悦低声答道：“英华太露，诚恐不寿。”

“那么，你看我呢？请直说。”

“你？半世坎坷，晚来得福。”

陆健大笑：“我的事你都清楚，自然说得好听！”

吕之悦看得明白，陆健的一双眼睛毫无笑意，倒是掩藏着难以名状的、深深的忧虑。就像这整个聚会的情调一样，高呼大叫，狂饮大笑，乃至那不成体统的《南渡记》，这一切玩世不恭、故作旷达的名士派头，都是为着掩饰和发泄：掩饰内心的悲酸，发泄不得志的愤懑。吕之悦开门见山地问道：

“你信不过老友吗？”

陆健笑容倏失，对吕之悦默默注视片刻，然后探手入怀，掏出一封信，默默递过去。吕之悦抽出信函展开，寥寥数十字，个个都写得很大，很潦草：

“江南十家谋反案风声日紧，诬告者辈出，君将被陷拿问。近期切切不可返杭，事急事危矣！千万千万。”

吕之悦倒抽一口凉气，紧皱眉头，低声道：“若是这样，则京师也非善地，不可久留，万一通缉文书呈送到京……”

陆健叹道：“今日不已钱行了吗？”

“出京后，你意欲何往？”

“如今我是有家难归，有友难投，只好云游天下了。”

吕之悦沉吟片刻，说：“文康不妨时时通个音信。待安王爷回京，我设法为你求一道赦书……”

陆健一摆手：“不必了！陆健一人何足道，十家十族，几百户，数千口啊！……”他说着，眼里突然涌出泪水。吕之悦望着他，也说不出话了。

陆健用手指缓缓抹去泪水，平静地说：“尚有一两件琐事要办，日内就将离京，不再聚了，后会有期！”

这天正逢初八，是石镡菴的放生日。

菴堂前的石阶上，摆着一笼鸟雀；石阶下的双轮推车上，放了一盆鱼虾、一筐螺蚌。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了，水中鱼游虾跳，螺蚌不时探头出壳。陆健赶到这里，已是最后一名，赶忙把一尾二斤多重的红鲤放进水盆，便退入四周的放生善主行列中。

石铎菴的几位僧人低眉合掌，对着放生物诵经祝福毕，开笼放鸟。鸟儿获得自由，争先恐后地冲出樊笼，展翅高飞，在天空快乐地鸣叫。也有的呆头呆脑，留在笼中；或虽飞了出笼，却停落在屋角房顶。据说这鸟雀的放主便是孽缘未了，还须修善。至于鱼虾螺蚌，则由僧人用车送进皇城，投入金水河中。因为禁城之内，少有网罗钓饵之灾也。

得生的鸟雀的喜悦，使陆健十分感慨。放生车出菴往皇城去，他也不由自主地跟在车后，直走上西长安大街。

陆健并不崇佛信道，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，必须替母亲完愿。

许多年以前，陆健不过七八岁，父亲为内阁学士，举家居京，母亲每月初八都要往石铎菴放生。这次陆健进京，母亲再三嘱咐此事，但陆健忙于奔走请托，几乎忘却。眼下就要离京，非办不可了。如今果真亲手放生，陆健却又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，说不清是替母亲完愿还是为自身祈佑了……

西长安门遥遥在望，陆健心头忽然涌上一股悲酸。当年他家就住近西长安门，在李阁老胡同里面，周围尽是国朝名臣名士的旧居。他曾指着李东阳故宅，稚气地斥骂这位三朝元老的虚伪圆滑；他曾钻进袁宗道寓所的抱甕亭外，在凉荫满阶的六株大柏树间捉迷藏；米万钟的湛园，更是他幼时的天堂，那石林、竹渚、松关，那曲水、欹云亭、仙籁馆，留下了他多少小小足迹！如今这一切，都被那些茹毛饮血、杀人如麻的蛮夷之族霸占了！他自幼心爱的“天堂”，想来已被糟践得不成样子……

不知不觉，已来到西长安门。放生车进了皇城，陆健等几位善主被拦在门外。他转身向南，打算取道棋盘街回南城，却见登闻院门口聚了黑压压的一堆人，在看门边张贴的文告。陆健好奇，也挤了进去。那正是登闻院告示，说，凡是圈地投充案件，因积压日多，不再受理，告状民人均应赴各县府州衙门申诉。

西长安门下这三间厅堂，叫登闻院；院内一座小楼，悬着一面鼓，叫登闻鼓。明朝旧制：民有冤抑，有关官府不为审理又不代转达，便可击登闻鼓告状。大清沿袭明制，每日派有满汉科道官各一人，轮班掌管此事，隶属都察院。眼下辰时已过，登闻院栅门尚未开启。

看罢告示的人渐渐散开，却没有一人离去。天气奇冷，人们呵手、跺脚、搓耳朵，抵御着刺骨寒风，也不时互相打量一眼，目光都很沉

重，谁也不作声。

两名兵丁来开门，人群呼啦一下围了上去。栅门“喀啦啦”响着刚拉开一半，一位少年像扔出去的一块石头，倏地冲向登闻鼓，从棉袍下抽出一把短斧，照着鼓面连击两下，蒙皮劈破，露出一个黑窟窿。众人大惊，立刻有兵丁赶去按住少年，把他连人带斧推上厅堂。告状的人们挤在院里门外，全吓呆了。

堂上官员怎样审问少年，院里听不清楚，但人们看到，几名差役按倒少年，举起水火棍就打。棍子起落，劈劈啪啪，声声入耳，打在满院告状百姓的心上。足足打了三十棍，少年居然一声不哼。两名差役拖着少年推出院门，人群中一个满面愁容的魁梧大汉赶忙冲过去，扶住了他。另有一名书办站在阶前对众人喊道：

“大人念他年幼无知，棍责逐出，不然要治重罪！现今登闻鼓劈破，登闻院无法理事，诸人都回去！何日开门，要等上司裁决。走吧！都走！”

众人被驱赶出门。有人埋怨少年鲁莽，有人可怜他挨打，围着卧在路侧喘气的少年看了片刻，便各自走开了。一直站在门外的陆健，见那孩子眉目清秀的脸惨白如雪，沁满豆大的汗珠，却仍是神情倔强、不肯认输的样子，心中十分不忍，又很感佩，于是上前说道：“我京中有住处，随我回去养伤……”

少年看他一眼，警觉地摇摇头，转向大汉道：“梓年哥，只得倚仗你了！……”

大汉眨了眨厚厚的眼皮，低声嘟囔道：“我，我要是回不来……”

少年咬牙道：“放心，梓年哥！咱马兰村多的是有良心的人！”

马兰村？陆健心里一亮，拉住少年的手：“去年秋天虹桥镇赛神，你可是扮过观音？你可是叫同春？可是为圈地的事来告状？”

同春和大汉一起望定陆健：“你？……”

陆健连忙说明情由。同春恨恨地说：“为圈地，我们来击过两回鼓了，每回都说我们不该越督抚官来京控告，赶出院门了事。乡下穷得吃不上饭，哪有盘缠上督抚衙门告状？县府州官又不受状子，还有法活吗？左右是个死，豁出去了！……”

陆健叹道：“即便如此，不也没有告准吗？你们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少年和大汉都不说话了。大汉背起少年要走，陆健忙从怀中掏出一